

經史百家雜鈔

冊一



經史百家雜鈔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湘鄉曾

文正公集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經史百家雜鈔序例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箸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二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湘鄉曾國藩識

著述門 三類

論箸類 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
經史百家雜鈔 序例
中華書局聚

日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
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
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
解皆是

告語門 四類

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
後世曰詔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
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
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
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
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
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 四類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記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 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經史百家雜鈔總目

卷之一

論箸之屬一「凡論箸類以孟莊韓蘇爲宗」

卷之二

論箸之屬二

卷之三

詞賦之屬上編一「凡詞賦類上編以詩騷揚馬班張潘庾爲宗」

卷之四

詞賦之屬上編二

卷之五

詞賦之屬上編三

卷之六

詞賦之屬下編一「凡詞賦類下編以揚班郭韓爲宗」

卷之七

詞賦之屬下編二

卷之八

序跋之屬一「凡序跋類以遷固柳歐曾馬爲宗」

卷之九

序跋之屬二

卷之十

詔令之屬〔凡詔令類以尚書漢詔陸贄歐陽爲宗〕

卷之十一

奏議之屬一〔凡奏議類以西漢奏疏陸贄蘇軾爲宗〕

卷之十二

奏議之屬二

卷之十三

奏議之屬三

卷之十四

書牘之屬一〔凡書牘類以曹王韓柳爲宗〕

卷之十五

書牘之屬二

卷之十六

哀祭之屬〔凡哀祭類以潘韓歐王爲宗〕

卷之十七

傳誌之屬上編一〔凡傳誌類上編以馬班陳范爲宗〕

卷之十八

傳誌之屬上編二

卷之十九

傳誌之屬上編三

卷之二十

傳誌之屬下編一〔凡傳誌類下編以蔡韓歐王爲宗〕

卷之二十一

傳誌之屬下編二

卷之二十二

敘記之屬一〔凡敘記類以左傳通鑑爲宗〕

卷之二十三

敘記之屬二

卷之二十四

典志之屬一〔凡典志類以禮經暨馬班歐史爲宗〕

卷之二十五

典志之屬二

卷之二十六

雜記之屬〔凡雜記類以韓柳歐陽爲宗〕

經史百家雜鈔卷一目錄

論箸之屬一

書洪範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養氣章 神農之言章 好辯章 離婁

之明章 魚我所欲也章 舜發於畎畝章 孔子在陳章

莊子逍遙遊篇 養生主篇 駢拇篇 馬蹄篇 胠篋篇 達生

篇 山木篇 外物篇 秋水篇

荀子榮辱篇 議兵篇

韓非子說難篇

賈誼過秦論上 過秦論中 過秦論下

經史百家雜鈔卷第一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論箸之屬一

書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

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禬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十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甯。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窮。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觫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觫觫。若

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衣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

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養氣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